



昭然著

本能

新潮 深刻

消遣 愉悦

花城出版社

昭然 著
花城出版社

本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本能

昭然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2.11

(花城凹凸系列)

ISBN 7-5360-3912-3

I. 本 ...

II. 昭 ...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3505 号

责任编辑: 温文认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封面设计: 罗 丹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印 刷 广州市番禺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州番禺市桥环城西路)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11.875 1 插页

字 数 270,000 字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8,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3912-3/I·3189

定 价 1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编者的话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社会生活形态、思想意识形态等方面都发生了并不断发生着变化，其新鲜、深刻、广度以及多面性是过去没有或者鲜见的。文学如何反映它们，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大题。有鉴于此，本社组织到一批作家的新作，以集约方阵的形式，推出长篇小说系列“花城凹凸系列”，以期在解答这道大题方面有所作为。

凹凸者，矛盾也，男女也，又如八卦图阴阳鱼的寓意。本系列旨在反映新形态下现实社会的各种状况，包括男女情，涉及婚外恋、多角恋、名利恋以及各种各样的新潮时髦恋。但它决不是情欲之集大成，不是罗列与展览，而是试图揭示与描述新的社会生活形态、人的欲望如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而变化，从而达到反映生活的目的。因此，情场、官场、商场以及其他社会层面在本系列中紧密相依，人性的真、善、美、假、恶、丑有较为深刻的揭示，可以说是新社会生活的小百科全书。

由于追求新，本系列的作者不仅有新锐或老辣的名家，也有名不见经传的新人。他们在新生活中摸爬滚打，呕心沥血形成的文字，其新鲜、独特、深刻，新奇是值得大家探究一番的。在此，我们郑重地将本系列推荐给广大读者，让我们大家一起感受新生活，创造新生活。同时，欢迎广大读者提出批评指导意见，使我们的组织、编辑工作更加精益求精，为文化积累尽微薄之力。

内容简介

这是值得向读者推荐的一本书。

人的本能是什么？权欲、钱欲、物欲、情欲……在这些欲望面前，各色人等的表现是各不相同的。

奶子峪，浓缩了历史的因陈——

爷爷是黑窑主，作恶多端，被人民政府枪毙；孙子也是黑窑主，却披着红色外衣，一心想光大家族，不愿走窑汉的死活，招致大山震怒而走上不归路；儿子心地善良，谨慎笃行，为父辈忏悔，为子辈担忧，苦于无法补救，只好走上奈何桥……

倒是大敏、水莲、桃花、小翠、山楂这群女性，正直善良，自强自立，敢爱敢恨，以及其他正义的人们，让人感觉到大地的生机。

善为善，恶为恶，正为正，邪为邪，虽有交叉，却仍主次分明。大道朝东，你却朝西，运数已定，焉能有逃大劫之理？

沉痛的历史和沉重的现实昭示我们：历史是不会走回头路的。作品立意深远，笔调娴熟，构思新巧，深沉隽永，令人回味无穷。

本书为“花城凹凸系列”之一。

第一章

这年的秋天来得早，刚刚“立秋”，奶子峪就已秋风凛凛满山肃杀一派了。对于走窑汉来说倒也无所谓，一半的时间在大山的肚子里挖煤，另一半的时间扔在酒馆儿、牌桌和女人的炕上，节气对于他们来说没有多大意义，他们只记得每月有个八号，那是煤窑老板给他们发薪的日子。

夜幕初张的时候，四十三岁的走窑汉旺福拎着一只一斤多重的甲鱼走在通往山下奶子峪的山道上。暮色凄迷，瘦窄的小道像条游走的青灰色的小蛇，一头扎进恍恍惚惚里。山脚下的大石河蒸腾着白雾，把沉甸甸的大山托举起来，山像件揉皱布似的漂浮、游动，勾出一个挺迷人的影子。山坡上的矮树已开始落叶，不时有湿漉漉的叶子扑到旺福的脸上。旺福全不理睬。旺福走得很是得意洋洋，走着走着咧开嘴唱起来：“小大姐，解开了怀，雪白的‘妈妈’露出来……”两年的功夫，煤窑流行的“荤调儿”旺福学会了不少，但哪个曲儿也唱不完

整，哪个曲儿也不如二蛋几个唱得够味儿。不够味儿就不够味儿，不过是开心解闷儿。唱着唱着，风滚来。山里的风也是粗俗无忌，来就把旺福的破绒衣掀开，泥鳅似的在旺福的身上乱爬乱钻。旺福不唱了，忙放下甲鱼想把束腰的绳子紧一紧。谁知甲鱼着地后立即挺起龟头向道边的一丛杂草爬去。旺福慌了，忙抓住系在甲鱼短腿上的铁丝把甲鱼提到半空，骂道：“狗日的，想逃？叫你逃！”旺福骂一声打一下，很得意地看看再骂一声打一下。甲鱼悬在半空，陀螺似地旋转着，龟头缩进去，两只绿豆般的小眼儿闪着两朵绿莹莹的光芒。旺福觉得很开心，一种从未有过的胜利感涌得满满的。

旺福是在大石河洗澡时捉到甲鱼的。

挖了一天的煤，走窑汉一个个小鬼儿似的从大山的肚子里钻出来，头一件事便是扑进大石河里洗澡。大石河就在煤窑脚下，东来西去，道宽水浅，欢欢乐乐，黑炭似的身子搁进去，弄得走窑汉有说不出的舒服。当然，这说的是夏天，秋凉了，那水便没了温柔，变得鹰爪般的尖厉。凉也要洗，不到数九隆冬窑主刘进财是不准烧热水的。不敢再卧进水里，只用毛巾蘸了水擦，嘘溜溜一阵哆嗦，先骂刘进财心黑，然后把话题挪到女人身上。女人是走窑汉嚼不尽的甜蜜吮不完的馨香。

“二蛋，今晚去不去仙人醉？”

“醉个屁，老子这几天的饭钱还没撤呢！”

“跟刘进财借。”

“操他娘，老子早晚干了他那胖水莲。”

“还是旺福好，靠着桃花一个。”

旺福不言语，但心里美滋滋的。旺福准备今晚去桃花家，所以洗得格外仔细，用一块粗卵石搓，搓得身上红一缕白一缕斑马似的。

“瞧你那贱操性！”二蛋看不惯旺福这样，冷笑一声骂。

旺福向来是二蛋的一碟小菜儿，被二蛋骂惯了，也不恼，说：“人家那碗饭挣得不容易。”

“操，你那钱挣得容易？”

旺福不与二蛋争，扔下粗卵石。突然，旺福发现河底卧着一只甲鱼，叫了声“王八”，忙伸手去捉，不想中指被甲鱼咬住。旺福慌忙抽手，甲鱼被抽出水来。甲鱼咬得狠，任旺福怎么揪扯也不松口。有人说学驴叫，大伙儿说王八最怕驴叫。旺福怔了一下，对就着满河的晚霞“儿啊、儿啊”地叫起来。也怪，甲鱼在旺福颤抖抖的驴叫声中真的松了嘴，笨重的身子“啪嗒”一声掉在水里。二蛋眼疾，上前一步叉开五指抓住甲鱼的背壳，一挥手把甲鱼扔到河滩上：“归我了！”

旺福怔住。

“旺福，王八可是滋阴壮阳的好东西，大官儿们托人弄钱地到处掏换，你就这么便宜了二蛋？”有人说。

听了这话，旺福果然觉得亏了，就硬着头皮对二蛋说是我先抓到的。二蛋的脸一长，冷笑着问：“我是从你手里抢的吗？”旺福无言以对，说：“你的心也太黑了。”

“操，在奶子峪还讲啥鸡巴黑不黑！这样吧，你明天让我三车煤，咋样？”

“一车？”

“三车！”

明社几个上来，说妥两车。

旺福得了甲鱼，就想着让桃花给做熟美美地吃一顿，就推测着吃了甲鱼后的种种强壮。

月亮出来了，残缺不全，像被恶狼撕去了一块。月光混混沌沌，把个奶子峪弄得不清不白，像疯女人大花袄的那张脏

脸。走着走着，一层细汗冒出来，从煤窑井口到奶子峪不过里把路程，竟走出汗来，身子确实是空哩！走窑汉里唯一不到奶子峪睡女人的程通运不止一次劝旺福离女人远点，旺福也多次下决心不再去找桃花，可过不了几天旺福还是钻进桃花的被窝，旺福管不住自己，桃花也实在是个好女人。活了四十多年，旺福头一次强烈地感到：男人是离不开女人的。

旺福的家在三百里外的平原上，有个病秧子媳妇，还有壮实如牛的儿子。旺福一年回家一次。

旺福好久没给家里写信了，钱是月月给家里寄去，但一字不写。写啥哩？旺福觉得对不住家里的病婆，不该去睡女人。

旺福是醉酒后在二蛋的怂恿下钻进桃花的被窝的。

那是在旺福第四次从会计那里领工资的第三天的晚上。那天煤窑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工友死于“冒顶”。那个工友的死状挺惨，脑袋都砸扁了。旺福只看一眼便不敢再看了。二蛋几个老走窑儿的虽不像旺福心惊肉跳的，但也不像往常那样浑说打骂，出了煤窑草草地洗了就回到窑棚子里。二蛋说去“仙人醉”喝酒，都响应着，只有旺福脸一热，说我喝不了酒。“屁人！明几个就轮到你了！”二蛋骂一句带着明社几个走了。

走窑汉住的窑棚子就建在井口外面，三排暗青色的破板房淹在浑沌沌的夜色里。发薪的这几天是走窑汉的好日子，去喝、去嫖，留下一片死寂和几盏孤灯。刚又死了人，窑棚子更是一派阴沉死寂。电压不足，二十五瓦的灯泡把旺福模糊不清地印在墙上。旺福就那么坐着，眼前总是浮动那个死去的工友的影子。那工友才二十几岁，从不赌从不睡女人，发薪的这天还对旺福说钱快攒够了再干俩月就回家结婚。死了，说死就死了！娶媳妇？屁！有只蚰蚰在木板搭成的条铺下唱歌，呼呼的山风在窗外野合着。旺福觉得周身发紧，走出房子去找程通

运。

程通运原是国营煤矿的工人，退休后被窑主刘进财请来做大老。老大是领班，不用干活，只管指指点点。因是老大，又因是刘进财的舅，所以程通运住单间睡单床。其实程通运可以不住窑棚子，刘进财在奶子峪给程通运弄了两间房，但程通运不去，说是跟走窑儿的住在一起心里安宁。程通运这么做挺让走窑汉们服的，连浑人二蛋都服。

旺福走进程通运屋子的时候程通运正在喝酒，见旺福推门进来，程通运顺手拿出一个杯子说喝吧。旺福是馋酒的，平日里不跟二蛋几个去奶子峪喝是因为舍不得钱，不要钱的酒旺福也就不客气了。

“二蛋几个下山了？”程通运问。

“有钱瞎糟呗。”旺福说。

程通运叹口气道：“走窑儿的心里苦呀……”

“那也不能有钱胡花呀。”

程通运看着旺福，说：“你，还不能算个走窑儿的。”

“走窑儿的就一定要喝、要赌、要嫖？”

程通运没有回答旺福，一口喝干了杯中酒。旺福看着程通运，从程通运那凄怆的脸色里明白了，说：“窑里死了人，您心里不好受？”

程通运淡然一笑，道：“俺走了一辈子窑，见多了。”

听了程通运的话，旺福心里忍不住一惊，走窑儿人干的是阴间活儿吃的阴间饭，死人伤人的事还会少吗？程通运看出旺福的茫然，说：“要是有一分之路，你还是别干这个了。”

旺福从程通运的屋里出来，月亮也从影影绰绰的山峦浮出来，一草一木都泛着冷森森的白光。是啊，走窑儿这碗饭可真不是人吃的，可不吃这碗饭他到哪儿挣钱去？他缺钱，病婆等

着他的钱买药，儿子等着他的钱娶媳妇，挖煤的活计是险，可来钱呀，一个月五百多块，干啥能挣这多呢？走回窑棚子躺在铺上，躺着躺着心又乱了：挖煤的活计来钱是来钱，可真要是干着干着活儿一块石头砸下头……旺福躺不住了，出了窑棚子向山下奶子峪走去。

奶子峪就在奶子峰脚下，百多户人家羊拉屎似的散落在大石河的岸边。大石河水浅河宽一年四季无忧无虑地喝着，雾霭袅袅，把个灰颓颓的奶子峪弄出几分飘渺的仙态来。在这苍莽的大山深处，百多户人家村子已属罕见了。能有这么个村，决非这里的山清水秀，而是因为奶子峰的肚子里藏着煤。据说第一个来奶子峰采煤是当今煤窑主刘进财的先人，煤窑一天天地红火，奶子峪村也日见扩大，到了刘进财的祖父时奶子峪已有一百几十户人家了。解放，刘进财的祖父吃了人民政府的枪子儿，煤窑归了政府。归了政府的煤窑头几年还行，大跃进那年一次塌方伤了元气，尔后便一年不如一年，最后领导一赌气把煤窑关了。奶子峪的山民祖辈吃煤饭，没了煤窑只好去摆弄山坡上膏药似的几块破地，种一斤收五两，山民们拉着镐头“操、操”地打发着日子。闹责任制，不是没人想开煤窑，可都没那个“腰力”，投资不起，最后让刘进财弄成了。都说刘氏先人有灵，都说“该谁的还是谁的”。

刘进财开了煤窑，没几年就发达起来，不光养了十几辆汽车，还在奶子峪街心开商店、办酒馆儿，尤其那专为走窑汉服务的“仙人醉”服务楼，终日歌声绵绵、绿彩红灯，更是透着一种火红。

旺福来奶子峪煤窑几个月了，但晚上到奶子峪是头一次，扑面而来的热辣辣的气氛令他烦乱的心境宁静了许多。他站在“仙人醉”门前绿彩里向里张望的时候，一位身着旗袍的妖艳

女人鬼一样从绿彩里飘出，牵了他的衣袖说：“大哥，愣啥哩，快进去喝两盅。”里面探出个头来，是明社，明社跑出来，硬拉了旺福说：“进去，兄弟请客。”

屋里喝酒的都是走窑的汉子。活得苦，活得出洒脱自在，有了敢花，没了能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没有寻常人的那些算计。瞧着别人放荡，旺福的心也晃晃悠悠的了。

“哥们儿，你到底开窍了？”二蛋说。

旺福说：“不是俺不懂吃、喝、玩儿、乐，俺有家有业，不像你们。”

“操，四块石头夹块肉，不定哪天叫小鬼勾了去，还惦记啥鸡巴家业，干！”二蛋说。

“二蛋说的没错儿，干！”明社几个应和着。旺福不好推，就跟二蛋几个碰了碗。嚷着喝着，除了二蛋，一桌的全部六成醉了。明社眼泪汪汪地说：“操他妈，咱走窑儿的还是人吗？下了井是条狗，出了井还是狗……”二蛋夺过明社的酒碗，说都他妈别喝了，到后院消消酒去！

“仙人醉”分前后两套院子，前院是饭厅后院是客房。客房是一幢两屋小楼，有卧室有牌间，清一色的年轻女人伺候着，用刘进财的话说叫全方位服务。旺福没有去后院，趑趄趑趄走到街上。从大石河跑过来的风掀起地上的枯叶碎纸，红红绿绿的光彩里像是有无数只蛾子在飞。上哪儿去？旺福觉得心里飘飘的，回头看看“仙人醉”的小楼里飞出一串拉一串的女人铜铃般的笑声。

“大哥，跟俺歇着去吧。”一个声音在旺福的耳边柔柔地响起，旺福侧过身看，说话的是个年轻女人。旺福摇摇头，说俺没那么多钱。

“俺便宜。”女人凑上一步，把个身子贴到旺福的身上。虽

是隔了衣裳，旺福还是分明感到了女人身上的凸凹之妙，一股久违了的兴奋腾然而生，他的手有点哆嗦，问：“真不贵？”女人一笑，说比楼里的便宜一半儿哩。

酒还在起着作用，旺福那麻木的脑子里只有眼前的女人在跑来跑去。他在女人的扶领下来到一间房子里，又被女人扶到了炕上。

“喝点儿热茶醒醒酒吧。”那女人说着把一杯热茶递过来。旺福接过来，喝了，果然清醒了不少。旺福看看女人，又打量屋子。屋子还算干净。四壁用白灰刷了，没有什么摆设，那盏油灯一跳一跳的。

“咋不安电灯？”旺福问。

“那要很多钱哩。”女人说着上炕，给旺福剥衣服。旺福呆呆的，任那女人剥。女人剥光了旺福剥自己，剥到一丝不挂仰躺在炕上，说：“来吧。”

虽是初夏，但山村的夜晚还是阴冷阴冷的。旺福觉得冷。自从病婆得了那该死的黄病，旺福再也没有接触女人。此刻，年轻的女人把白亮亮的身子毫无保留地展给他，他一下子便热血沸腾起来。他扑上去，脑子里猛地冒出个鬼来。他僵作一个很尴尬的姿势，问：“多少钱一宿？”

“三十块。”女人说。

旺福脸一红，说我没带那么多，明儿给你送来，女人说大哥可不要骗俺，说完闭上了眼。

天已快亮了，油灯更加燃得有气无力。他疲惫的手在目光的引导下在女人的身上慢慢地游走。忙了一宿，他刚刚发现女人的身子是那般的玲珑那般的平滑。与此同时，他还发现女人的胸部和腿根有好几块紫色的伤疤。

“你这儿是咋弄的？”旺福点着女人乳下的一块伤疤问。

“男人拧的、咬的。”女人平淡地答。

“睡你的男人？”

女人摇摇头，说：“俺男人。”

“你有丈夫？”

“跟你一样，挖煤的。”

“也在奶子峪煤窑？”

“一年前砸瘫了。”

“他不让你卖？”

“让，还指望俺这身子治病活着哩。”

“那他还要你？”

女人叹口气，说：“别问了，还能弄一回，你花了三十块钱哩。”

旺福的心像被刀子扎了一下子。是呀，他是花了钱的，这身子今天他买下了，像件褂子，他还可以正着穿，也可以反着穿，但他此刻却觉得是偷了人家什么心虚得不行。黎明，夜的寒意提到了极至，旺福觉得好冷好冷，扯开被子把自己和女人都盖上了。

好静，旺福听到了咳嗽声。

“是你的男人？”旺福问。

“嗯。”女人应着声把油灯吹灭了。

黎明添白了窗纸，屋里的东西模模糊糊可以辨出轮廓来。他俩盖着一床被子，与女人的肌肤相贴，他的心静得出奇。

“你叫啥？”旺福问。

“桃花。”

“有三十吗？”

“整三十。”

他俩平静地谈着，把窗纸一点点谈白。

“还要吗？”女人说。

他摇摇头。

“你是好人。”女人说。

“好人还来干这个？”

“走窑儿的活得苦……”

天亮，旺福下炕穿衣走出去。他发现是西房，随便地向北房望了望，他看到窗纸的破洞后面有半张脸和一只眼。他慌了，像只受惊的兔子逃掉了。

次日下班后，旺福给桃花送钱，他先在“仙人醉”房前找，没找到，没办法，只好去桃花家。桃花家在村过，昏黑的暮色里桃花家显得格外孤独、苍凉。窄路高低不平，旺福几次险些跌倒。他的心里怯怯的，眼前总是飘着那只眼睛和那半张脸。临近桃花家柴门的那一刻，两腿软得拔不出半斤力气了。一张脸从此门后闪出来，是桃花。

“你没去仙人醉？”旺福问。

桃花说：“俺知道你今天会来，快进来吧。”

进了那间西房，旺福把钱掏出来给桃花转身要走，被桃花拦住了：“今晚儿不住这儿？”

“天天住，俺可住不起。”旺福说。

“先该着。”

旺福还是摇头。

“俺不会害你倾家荡产。”桃花的脸上浮出委屈。旺福低了下头说：“俺早晨看见你男人的眼了。”

“没事儿，他每天都这样儿。住下吧？”

旺福还是摇头。桃花愣了一会，拔起身子在旺福的脸上亲了一口，说：“想了你就来。”

也是怪了，桃花亲的那一口竟比那一夜留下的感觉还要深

刻，那种痒酥酥凉森森的味道像块膏药似的贴着，洗也洗不掉，伴着旺福下井、入睡。二蛋几个见旺福兴兴奋奋的，问：“咋样，那娘们儿还够味儿吧？几回？”旺福说：“记不得，第二天俺去还她钱她上赶着亲俺哩。”

那一吻留下了不尽的回味，旺福忍不住又去了。这次没有急不可待，一切都从从容容，像大石河的水缓急自如。搂着桃花绵软温馨的身子，旺福有一种强烈的在家的感觉。

“俺要是有那些钱就好了……”旺福挺遗憾地对桃花说。

“啥钱不钱，想了你就来。”桃花说。

旺福果然想了就来。桃花总是一副笑脸。这个月发了薪，旺福把给家里的寄了，余下的都交给了桃花。桃花留下一半，说你也是条汉子，口袋里没钱让人家看不起。旺福激动地把桃花搂在怀里，说明日别去拉别人了。桃花点点头。

旺福三天两头去桃花家住，但和桃花的男人见面，是在一个月以后，那天桃花的脸色有些不对，旺福问桃花咋的了，桃花撩开上衣给他看。他看到桃花的右乳紫了很大一块。

“你男人弄的？”旺福问。

桃花噙着泪点点头。旺福火了，说：“靠娘们儿养活，还打媳妇！”说着就往外走。桃花拉住旺福，说：“你别对他狠，他是苦的。”旺福应着气冲冲踏进北房，待见到桃花的男人，鼓起的气一下子泄了。

桃花的男人实在不像个男人了，脸色黄得像蒙着一张黄纸，没肉的两腮紧紧地贴在颧骨上，眼窝深陷，两颗硕大的眼球儿悬着，令人担心随时会掉下来。这鬼一般模样的人就是人们说的那个五大三粗的壮汉吗？

“你到底上俺屋来了。”桃花的男人冷冷地说。

“你不该打她。”旺福的话软兮兮的。